

黃帝內經·素問

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

原文

黃帝問曰：用針之服，必有法則焉，今何法何則？岐伯對曰：法天則地，合以天光。

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凡刺之法，必候日月星辰，四時八正之氣，氣定乃刺之。

是故天溫日月，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，故血易瀉，氣易行；天寒日陰，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。月始生則血氣始精，衛氣始行；月郭滿則血氣實，肌肉堅，月郭空，則肌肉減，經絡虛，衛氣去，形獨居，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。

是以天寒無刺，天溫無疑；月生無瀉，月滿無補；月郭空無治。是謂得時而調之。因天之序，盛虛之時，移光定位，正立而待之。

故日月生而瀉，是謂臟虛；月滿而補，血氣揚溢；絡有留血，命曰重實；月郭空而治，是謂亂經。陰陽相錯，真邪不別，沈以留止，外虛內亂，淫邪乃起。

帝曰：星辰八正何候？岐伯曰：星辰者，所以制日月之行也。八正者，所以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。四時者所以春

秋冬夏之氣所在，以時調之也。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。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，兩虛相感，其氣至骨，入則傷五臟，工候救之，弗能傷也。故曰：天忌不可不知也。

帝曰：善。其法星辰者，余聞之矣，願聞法往古者。岐伯曰：法往古者，先知針經也，驗於來今者，先知日之寒溫，月之虛盛，以候氣之浮沈，而調之於身，觀其立有驗也。

觀其冥冥者，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，而工獨知之。以日之寒溫，月之虛盛，四時氣之浮沈，參伍相合而調之，工常先見之。然而不形於外，故曰觀於冥冥焉！通於無窮者，可以傳於後世也。是故工之所以異也。然而不形見於外，故俱不能見也。視之無形，嘗之無味，故謂冥冥，若神髣髴。

虛邪者，八正之虛邪氣也；正邪者，身形若用力汗出，腠理開，逢虛風，其中人也微。故莫知其情，莫見其形。

上工救其萌芽，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，盡調不敗而救之，故曰上工。下工救其已成，救其已敗，救其已成者，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，因病而敗之也，知其所在者，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，故曰守其門戶焉。莫知其情，而見邪形也。

帝曰：余聞補瀉，未得其意。岐伯曰：瀉必用方，方者

以氣方盛也。以月方滿也，以日方溫也，以身方定也，以息方吸而內針，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針，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針，故曰瀉必用方，其氣而行焉。

補必用員，員者行也。行者，移也。刺必中其榮，復以吸排針也。故員與方，非針也。

故養神者，必知形之肥瘦，榮衛血氣之盛衰。血氣者，人之神，不可不謹養。

帝曰：妙乎哉論也，合人形於陰陽四時，虛實之應，冥冥之期，其非夫子孰能通之。然夫子數言形與神，何謂形？何謂神？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請言形，形乎形，目冥冥，問其所病，索之於經，慧然在前，按之不得，不知其情，故曰形。

帝曰：何謂神？岐伯曰：請言神，神乎神，耳不聞，目不明，心開而志先，慧然獨悟，口弗能言，俱視獨見，適若昏，昭然獨明，若風吹云，故曰神。三部九候為之原，九針之論，不必存也。